

涇茨式”轉移，本質上是為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，其結果也確實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。然而，如果由於技術、體制或其他因素，導致勞動力出現系統性的、大規模且持續時間較長的“逆向流動”，那麼整體生產率的提升速度必然放緩，就業品質降低，工資增長也會隨之停滯。從數據上看，這一趨勢已有所表現：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，本世紀以來我國外出農民工的增長速度呈階梯式下降。2000年至2008年間，年均增長率高達17.5%；隨後的八年降至2.4%；而在過去這八年中，年均增長率僅為0.7%。這表明勞動力外出人數的增長已趨於停滯。

與此同時，外出勞動力的流動範圍正在縮窄。跨省流動的比例在下降，跨市流動的比例在下降，甚至跨縣流動的比例也在下降。這意味著，農民工雖然還在外出，但呈現出“速度放緩”和“本地化”的特徵。眾所周知，大城市的勞動生產率通常是最高的，中等城市次之，小城鎮較低。勞動力流動的“本地化”趨勢，實際上意味著勞動力沒有流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和地區，這直接導致了生產率提升的放緩。因此，我們的改革和宏觀調控政策，必須繼續堅定支持勞動力向外流動，特別是向大中城市和經濟增長中心集聚，以打破這種“內卷化”趨勢。

第三，就業重點人群的“年齡兩端化”。當前勞

動力市場的困難主要集中在“一老一小”兩個端點。

“小”指的是青年就業者。這部分人群雖然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，但缺乏實際工作經驗。在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初期，他們面臨較大困難。隨著人工智慧，尤其是大語言模型的普遍應用，許多原本適合應屆畢業生的入門級技能崗位正在被AI替代。這使得青年群體的就業難度顯著增強，直接表現為青年失業率顯著高於勞動力市場的平均水準。

“老”指的是大齡勞動力。數據顯示，勞動者的就業率在40歲左右達到頂峰，隨後開始逐漸下降。隨著年齡增長，由於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、身體素質下降，大齡勞動力在就業市場上不再受到雇主青睞。此外，人工智慧和數字化轉型使他們面臨巨大的“數字鴻溝”或“智能鴻溝”。與青年人不同，大齡勞動力的困難通常不表現為高失業率，而表現為更低的“勞動參與率”——因為找不到工作，他們往往選擇直接退出勞動力市場。

因此，解決這兩類人群的就業問題，是公共就業服務的優先目標。我們需要建立全生命週期的職業培訓體系。過去的培訓主要針對在職人員或失業人員，現在的培訓體系必須延伸：青年學生畢業後可能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崗位培訓，勞動者一生中需要不斷“回爐”、培訓以適應AI時代，大齡勞動者在延遲退休背景下也需要持續的技能更新。

三、增收入：兼顧增長與分配的雙重目標

在“增收入”方面，我們面臨著雙重目標：**一是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水準；二是改善收入分配結構。**首先，收入增長面臨自然減速的壓力。隨著我國人均GDP增長速度的自然回落，就業擴大不再像以前那樣強勁，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會相應下行。因此，收入增加的難度正在加大。

其次，如果缺乏強有力的政策干預，收入分配差距將產生再次擴大的趨勢。從數據來看，過

去十幾年中，雖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一指標在持續下降，但不足以帶動基尼係數同步下降。基尼係數這類反映整體收入差距，是由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、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，以及城鄉差距構成的。既然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改善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很大力度，說明農村收入差距並未擴大，可見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由擴大趨勢。這與前述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密切相關，與技術